

四
明
山
雜
記

四 明 山 雜 記

適 夷 著

求 實 出 版 社 發 行

1949

四 明 山 雜 記

著 者 適

夷

發 行 者

求 實 出 版 社

香港九龍廣東道五九八號四樓

承 印 者

誠 泰 印 務 局

香港德忌笠街二十三號

定 價 港 幣 二 元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0001—3000

目次

帶路的孩子·····	(一)
路上·····	(六)
一個縣政府·····	(一三)
開始了新的生活·····	(一七)
鄭家岩·····	(二一)
王鼎三和小白臉·····	(三四)
荒村印廠·····	(四六)
林湖大隊·····	(五四)
誤會·····	(六八)

童燦

(七七)

口信

(八七)

石獅子

(九七)

呂明

(一〇九)

帶路的孩子

在解放區，給我第一個新鮮而深刻的印象的，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

我首先到達的是一個游擊區，那裏的地方政權還維持着原狀，但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武裝工作人員，常常到來，因此敵偽和游雜部隊，就不大敢來吵擾，秩序還相當安靖。

我的朋友跑到鎮公所去，立刻伴着四個便衣的工作人員回來。兩個是區署的指導員，一個偵察員，一個是小通訊員，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們一進來，偵察員立刻從腰帶裏拔出脫了殼的駁壳槍，在大門口守住，小通訊員不帶槍，就留在房門口。指導員和副指導員和我握着手，談了起來。從敵人的區域裏跑來，第一次看見這些在敵後堅苦奮鬥的英勇戰士，心裏真是無限興奮。我凝視着他們的眼，笑着，一次又一次的和他們握手。我們約定第二天一早晨同行，大家吃了晚飯，就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照着約定，那小通訊員獨個兒跑來給我帶路。指導員他們昨天晚上宿在一個離鎮三里的小村子裏的，我們便到那村子裏去。一走到街上，孩子被一個中年的商人模樣的男子拉住了：

「阿千，你到家裏去灣一灣，你媽要看看你！」

「我不去，我有事，你叫媽媽放心好了，我很好！」孩子掙脫了男子的手，帶着我望前直跑。那男子還捨不得丟開，追上來叫道：

「你媽說，你鞋子要不要，媽給你做！」

「不要，不要，公家會發的。」

說着，就跑得更快。男子還在後邊悵然的佇望着他，我心裏過意不去，便對孩子說：

「小同志，你家就在鎮上麼？時間還早，你就回去一下也好！」

「回去幹麼？眼淚鼻涕的，拉着我不放，跟他們沒有什麼纏的！」

「你不喜歡家麼？」我問。

「家，人人都喜歡。但是東洋人、和平軍，還有頑固派，迫得那一個家還有好日子過，現在我們只有抗日，抗了日，家裏才好過日子！」

我不準備和他討論家庭和革命的問題，也就不作聲了。兩個人一回上前，一回落後的，急步的走着。這孩子有一個很大的腦袋，胖胖的透着紅光的臉，和黑晶晶的大眼睛，顯出聰明；穿着一套新的土花條布棉襖袴，把身子顯得又肥胖又飽煖的樣子。

他一邊走，一邊跳，又時時在嘴裏哼着歌，路邊的孩子都羨慕的望着他，和他打着招呼：

「阿千，你開心來！」

他笑笑，揮揮手，點點頭，回答他們的招呼，表示確實開心的神氣。忽然，他望見了一個孩子，便跑過去，對那孩子說：

「阿毛，你跟我一道去吧，老是挨晚娘的大拳頭有什麼滋味呢？」

被叫做阿毛的穿得很破爛的赤着腳的孩子，把舌頭伸一伸，向四邊打量一下，沒有作聲。

「快打定主意，下次我來帶你走。」

說着，我們已走出了市街，在田野中的大路上了。

時間還早，收割過的稻田上，小麻雀一羣羣的飛着。偶然有幾個農人在鋤地，路上沒有行人。走了一陣子，遠遠的望見一個穿短褂的高個兒，正向我們對面走來，孩子低低對我說：

「唔，這傢伙，是八十八團裏當過收稅員的壞蛋！」

八十八團是抗戰之後，流落在浙東變成了游雜部隊的，一回兒投敵，一回兒又跟敵人鬧翻躲在鄉下搶劫老百姓，是出名的壞部隊。我心裏一驚，問他不打緊麼？他不說話，把我丟下，急步趕上前去，把一只手插在棉衣袋子裏，大聲喝道：

「站下來，不許動！」

那高個兒果然站下來，撐開了兩只手臂。孩子走到他面前，喝問道：

「你來幹麼？」

「不幹麼，上街去辦點貨。」高個兒怏怏生說。孩子右手還探在自己衣袋裏，左手就去掏高個兒的衣袋，掏出一本土紙的小本子來。

「哼，辦貨！你倒又想到鎮上去燒毛啦？」孩子瞧一瞧紙本子，放在自己袋子裏，想了一下，又喝道：「不許去，趕快滾回去！」

手指指旁邊一條小路，高個兒果然什麼也沒有說，狼狽的打回頭，望小路走了。

等他走遠，孩子把紙本子給我看，是征收什麼冬季服裝捐的雙聯捐票，還沒有使用過的。

「媽的，可惜沒有張文德在一起，今天很可以帶他走的，這傢伙是一個壞蛋，專門到老百姓家裏敲竹槓。」

我心裏奇怪，這麼一個又高又大的傢伙，什麼對這身子比他矮小一半的小孩子，害怕得那樣田地，我問了：

「你帶着手槍麼？」

他拍拍袋子，笑着；又有點難爲情地說：

「沒有囉，嚇嚇人的。這裏那些壞蛋，只要見了我們這套土花條布的衣服，知道是「老三縱」的人，就害怕得要死了！」

路上

遠遠的望見坐落在高地上的村子，孩子指着告訴我：

「到了，那就是！」

說是村子，實在荒涼得可憐，零零落落的一些房子，顯出十分破爛的樣子，倒塌的牆垣，揭掉磚瓦和露出像肺癆病人的肋骨似的椽子的屋頂，似乎告訴我，這裏也經過了炮火的蹂躪。昨天遇見的兩個指導員，從破牆缺裏跑出來，把我帶進一間陰森森的農家的小屋子裏，屋角裏隱隱發出潮濕霉爛的氣味，燻得人很不好受。兩個指導員却熟悉得好似在自己家裏一樣，端出已經沒有靠背的靠背竹椅來，拂拂灰塵，請我坐了。

一個老農人顫巍巍的端出茶來。

「老板，你真客氣啦。」長個子的竺指導員拍拍他的肩頭，笑着道謝。

「粗茶囉，沒有東西請你們，怠慢呀！」

竺指導員便替我介紹：

「這位老板，是這裏村農會的理事長，這一帶老百姓人人信他的話，他熱心得很，有肝胆。我們每次來，都住在他家裏，因為鎮上的情形還複雜，不一定靠得住！」

「你們同志來，我頂歡喜，沒有你們，我們那還有日子過呀！」

「是你們老百姓自己的力量呀！」另一個諸指導員說。

閒談了一回，我們就從那裏出發。走到村口一個破房子門口，竺指導員站下來，叫道：

「老頭子，我們走了，你把家裏收拾好，到後陳來找我好啦。」

屋子裏跑出一個老頭子來，一臉大鬍子，破棉襖袒開紅銅色的胸膛，曳着破鞋皮。

「呃呃，竺指導員，真的要我去麼，我就來，燒燒飯，挑挑水，我總會的。」

「好啦，你還很有用呢！你鄰舍那裏也交代一聲，我們走了。」

老頭子點點頭，悵悵的望着我們，我們就走了。在田野中的大路上，竺指導員對我解釋道：

「這老頭兒，孤老頭，一個兒子，兩年前給國民黨捉壯丁捉去了，也沒半分地，靠上城去當小販，給和平軍抽捐稅，敲竹槓，連本錢也搞光了，活不下去，每次見了我，一定要我帶他到部隊裏去當伙夫！」

談着，又走到交叉路口，路口大樹底下，站着三個小孩子，大的一個穿得破爛，胸前圍一條髒髒的白圍裙，兩只長凍瘡的手藏在圍裙底下，脚上曳着沒有後跟的破鞋子。一個小一點，穿着黑布長袍，項頸上一個蒜管粗的銀項圈，牙齒有點扒出，很斯文的樣子；還有一個更小，頭上留一塊桃子髮，臉上堆起兩塊圓肉，一對黑溜溜大眼睛。他們似乎正等着我們，扒牙齒立刻跑過來：

「阿千，我們跟你一道去！」

他很堅決的表示。阿千顯然是認識他們的，點點頭就回頭望指導員說：

「就是昨天我對你說過的。」

指導員打量了這三個孩子，便對那爲首的銀項圈說：

「你媽許你去嗎？」

「我們不告訴媽，我們一定要去！」

「那末，媽來找你怎麼辦呢？」

「找我也不回去，腳長在我肚子底下呀。」

指導員又把他們打量一回，就說：

「很苦呢，要跑路！」

「喫苦跑路都不怕！」小的一個說。

「不過指導員，我腿子長一個瘡，沒有關係麼？」那破爛衣服的孩子撩起袴管露出紅腫的腿子。指導員望了望，問他：

「你幹麼的？」

「我在糖坊裏當學徒，一天挨幾次打，飯也吃不飽！」

「沒有關係，我們那裏沒有人打你，飯也吃得飽飽的，長瘡，醫務所會給你醫。」

說着，就把三個孩子帶走了。剛走不多路，後面有人叫喊：

「指導員，等一等！」回頭看時，是那個村口破屋裏的老頭子，一邊喊，一邊曳着鞋皮跑，

喘喘的跑到了面前。

「你怎麼又來啦？」指導員說。

「家裏什麼都賣光了，也沒有什麼要收拾，我把門上了一把鎖，下次怕找不到你，現在就跟你走吧。」

指導員點點頭，說：「也好，一起走吧。」我們的一行，立刻就發展到八個人。阿千和那信員張文德開路。這張文德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精壯小伙子，腰裏佩着出了壳的駁壳槍，顯出雄糾糾的

樣子。我和兩個指導員在一起，是文弱的智識份子，一路斯斯文文閒談着。後面跟了三個小孩子，帶着好奇和新鮮的眼睛，興興頭頭的趕路。最後是一個長鬍子的老頭子，急急忙忙的跟着。這八個人形成奇異的行列，在田野中浩浩蕩蕩的走着。在田裏鋤地的農人，停下鋤頭來望我們，有的打着招呼：

「指導員，你們回去嘛？什麼時候再來啦？」

指導員也和他們親熱的招呼着，揮揮手，告別。

又走了一陣子，忽然後邊又有尖聲的叫喚，回頭看時，給村子和樹林遮住了，也看不見人。那爛腳的孩子說：

「阿松，你媽媽追來了！」

「跑，快跑！別管她！」

三個孩子便管自向前跑，我們也沒有停下來，只是急步的趕路。回頭看看樹林子邊，似乎有一個婦人遠遠的在追，大家也不去管她，只是走，走了一段，那婦人不見了，大概追不上，就不追了。

「這些孩子，我看呆不住的。」張文德對指導員說。

「帶他們走一輪也好，對他們也有好處。」另一位諸指導員說着，忽然停下來，又說：「張文

德，這是些什麼人，你瞧！」

遠遠的，從松林裏輾出一大羣人，都是穿長衣的，不像上街的農人，正向我們對面走來。張文德立刻抓起了槍，急步趕上前去，兩個指導員也從長袍袋裏掏出手槍，一邊呼喝，一邊撲上去了。

「站下來，不許動！」

那些人紛紛舉起手來，手裏提着的包裹雨傘，丟落在地上。經過詢問，才知道是一批參加會議回來的小學教師。他們驚慌過後，笑着說道：

「我們還當是八十八團呢？」這邊的人也笑着對他們道歉，問他們會議的情形，然後，各自前進了。

指導員又對我們解釋：

「打這兒過永和鎮，就是我們的基本地區了，永和鎮還有偽政權，有些壞蛋暗地活動，不過他們不敢向南。」

過了永和鎮，我們大概已經走了二十里路。緊張的情勢完全過去，心裏輕鬆了，便在一個涼亭裏，坐下來休息了一回。再走。

走不了一回，遠遠的走來一個黃衣服的兵，滿身骯髒，縮手縮腳的，像乞丐的樣子。指導員告

訴我：

「這是上次馬洛戰鬥中俘來的僞保安隊，釋放回去。」

「媽的，這傢伙！」忽然，張文德遠遠的打量着說：「他麼，是從前三十三師的詹世祿呀。我認識他，他還要回和平軍去的，我去說服他！」他就跑上去跟那僞保安隊談去了。

原來張文德也是三十三師的兵士，在第三戰區的四明山大掃蕩中過來的，現在他已經變了這樣一位英俊的游擊戰士，他自然願意自己舊日的同伴跟他一起走上這條有意義的道路。

我們找到一個樹蔭歇下來，等待張文德能够帶了那回去的俘虜再自動跑到人民的隊伍裏來。足足等了有半個鐘頭，張文德氣喘喘的一個人回來了。

「媽的，這龜孫子，是老油條嘛，怎也說不通！」

「老弟，不要性急，慢慢來嘛！」竺指導員笑着安慰他，我們又重新趕路。

面前，已經是崇高的山巒，我踏進了憧憬已久的四明山地區。